

香港 深度

他们在香港寻找免针纸处处碰壁，医生说，“真的不敢写了”

“什么时候才可以正常？我的方法是不抱任何希望，那我就不会失望。”



余美霞 

端传媒记者 余美霞、实习记者 马碧玉 发自新加坡 | 2022-11-25

安心出行

Covid-19

疫苗通行证

COVID-19

香港疫苗

自10月以来，内疚感一直萦绕着April。

她今年36岁，有3名小孩。小儿子5岁，刚读上幼稚园3年级。新学期开始以后，学校复办外出活动，但无论是参观科学馆、益力多厂还是欣赏戏剧，小儿子都去不了——因为没有打疫苗，全级只有他一人留在学校。

自香港疫苗通行证实施，所有无针者的学习和社交生活，无一不受限制。因为“好不方便”，April也曾想过去打针，但每每临近预约天，她就会阵阵不安，一直改期。她害怕接种后未知的副作用，更担心副作用出现在小朋友身上。

但对于未能理解的小朋友而言，限制变成另类的惩罚。小儿子曾问她：“不如我打针吧，那就可以跟其他小朋友去玩了。”这让April每次签学校通告时，都会怀疑“到底是不是我做错了？”

目前在香港，坚持不打针的人仅剩少数。截至11月18日，香港第一针接种率为94%；第二针疫苗接种率也达92%。至于不打针的人，其原因不尽相同：有人怀有长期病，担心疫苗诱发副作用；有人相信自身免疫力；也有人政府对政府进迫的防疫手段感不满。

他们的生活，因此深陷掣肘之中：无法堂食、无法进出公共场所，甚至无法上班上学。一些人为了生活复常，踏上寻觅“医学豁免证明书”（下称，免针纸）之路。然而在10月，警方开始抓捕7名“涉嫌滥发免针纸”的医生，另有26名取得相关免针纸病人被捕。恐惧扩散，多名受访者表示，医生直白地表明不会再签发免针纸；就连谈论不打针的话题也变得敏感——文中仅有2名受访者愿意使用真名。

可是有时候，他们又对自己的恐惧感到不适：“（正常生活）这是我们的基本权利，为什么好像我们做了错事一样？”

“你也有睇到新闻吧？我们真的不敢写了”

现在回想，早在警方展开拘捕行动前，Shirley已嗅到一些先兆。

8月底，她经常看到警察在家楼下一家诊所门口徘徊，没料到之后再看新闻，该医生被抓了。在此之前，她曾想过找他看诊，咨询免针纸的问题。

Shirley今年21岁，早在中学时期已经常进出医院，跟各样病痛打交道：14岁时患上多囊卵巢症；一年后身体出现甲状腺亢进的问题，导致心律不正；18岁时因无故吐胆汁，发现确诊乙型肝炎。心悸、乏力、呼吸困难的症状，至今一直反复出现。

去年，她又因为处理家事，压力诱发出银屑病，“头皮突然有一块一直掉皮，（像）手指尾这么大，慢慢越来越大、越来越烂。”她看到网友分享，说打针后掉皮情况会扩散至全身，也看到肝病病友针后发炎指数飙升，“当时就已经没有打针的意欲了”。



2022年2月25日，一名小朋友在社区中心接种疫苗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但政策步步进迫。2021年2月，疫苗通行证开始推行，员工及市民均须至少打过一剂疫苗才可进入室内场所。当时Shirley正在幼儿中心实习，担心没有打针会影响工作，从此踏上寻针纸之路。

一开始，她咨询公立医院医生。医生看完她的病史，认为打疫苗对病情没有影响，叫她直接到楼下打针。Shirley吓着了，当时她心悸的状况还经常出现，她觉得医生的诊断太过轻率，马上回绝。此后，她拿着一堆报告，几乎每隔两周就去一次诊所，从肝脏科权威、心脏科、皮肤科到内科、妇科，一个一个地问：“可不可以写（免针纸）给我啊？”

林郑月娥曾表示，通行证不等如迫打针，但市民若以非医疗理由不接种，就要接受很多地方也去不了的后果。

卫生署曾对“医疗理由”发出指引。医生在发出免针纸前，须确定病人都不适合打科兴及复必泰疫苗，包括

对疫苗成分有过敏反应、有未控制的严重慢性病、接种后患心肌炎等。另据指引，有少数人如癌症患者、接受器官移植者、免疫系统受抑压患者，则可视乎病情获暂发免针纸；有效期为3个月，最长可至6个月。

然而事实上，病人一般难以满足上述标准。Shirley尤其记得一位心脏科医生的话：“虽然你心律不正，但还称不上是心脏病”、“我不知道该写什么下去”。在她看来，签发免针纸与否，很看医生怎样定义病情“严重”。

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曾接受明报访问，认为长期病患者在指引下，基本上没情况不能接种疫苗。而在临床诊断上，医生一般会以数据和病患病情指标作判断。但有医生曾直言，即便是临床诊断亦“须跟指引做人”。结果，医生诊断与病人对自身疾病的感受，很多时候存在一定差异。

10年前，18岁的阿然患上系统性红斑狼疮症，失调的免疫系统不断攻击自身组织，导致血管反复堵塞。2019年，她脑抽筋入院，确诊患上罕见病“僵硬人综合症（SPS）”，阿然的肌肉变得僵硬无力，走路需要拐杖，亦须长期插上导尿管，“你可以想像别人跳芭蕾舞时，脚趾绷紧那样，”她说，“我走路就是用脚尖这样走。”

每天，她要吃10几种药、一共30多粒，还要打一枝抗凝血针稳定状况。在疫苗通行证推出时，她正接受生物制剂疗程，医生给她签发了半个月的免针纸。但疗程结束后，她就陷入与Shirley一样的困境——没有医生再愿意开免针纸了。

10月，警方先后拘捕了7名西医，涉嫌滥发免针纸。政府其后宣布涉案2万多张免针纸全部失效。市民郭卓坚曾就有关决定提出司法覆核，获判胜诉。但政府其后再刊宪修例，赋权医卫局长有权废除有怀疑的免针纸。

此后，医生对签发免针纸显得忌讳。“你也有睇到新闻吧，我们真的不敢写给你了。”一次覆诊时，医生对阿然讲了三遍“对不起”，“我知道你好惨、情况不好，但是我们写不了。”

事实上，在过往治疗中，阿然曾经对好几种抗生素敏感，其中一次更因为全身抽筋、低血氧，被送往深切治疗部。阿然很害怕，怕打针会导致身体敏感，“有任何事发生。”可是会诊多次，她觉得医生都没有把自己的顾虑听进去，“总之（说疫苗）安全、觉得可以打。”

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釉一直有帮病人转介医生，咨询有关打针的忧虑。他对端传媒表示，早在警方抓人之前，市民找免针纸已很困难，而现在的情况变得更加严峻。

“是不是怕了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猜测（拘捕行为）可能会令更多医生婉拒去提供这服务。”林志釉解释，这里的恐惧有两个层次：第一，医生纯粹接到电话查询，已经先讲不愿意开了。第二，病人因为身体情况看

完医生，虽然医生也说了最好不要打针，但同样地婉拒签发出免针纸。

他强调，自己尊重医生专业，“不过如果有一个现象，医生不愿意为病人做医学评估，决定病人是否适合（打针），本身这已经不是一个医生应有的态度。”



2022年2月11日，香港土瓜湾一间私家诊所外，有不少轮候接种疫苗的市民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纯粹因为没打针”

April一开始为小儿子挑这家学校，是因为学校出名活动多，“小朋友应该要走出这个社会，去学习去了解”，“但是现在学什么鬼呢？”她反问。无法外出的小儿子被老师安排照顾低班小朋友。“那好不好玩？”April问。“都不好玩的，”小儿子无奈回答。

在强硬的措施下，未有接种疫苗的人都避不开面对社交疏离。

April有时候就很恨。一方面恨学校为什么搞这么多活动，无形中提醒着自己的小孩是不合群似的。后来，她会安抚自己：儿子下一年就会升上小学，不会有这么多外出活动了。“你是不是觉得好无稽啊？”April问

记者。她知道自己的矛盾，“反而这样（没活动）是会（令我）……好像放松了一样。”

她也恨一些不理解她的家人。April曾经因为打针的事跟先生吵架，“他觉得个个都打科兴、全世界这么多人打，也不是个个都有事啊。”

April希望向外找一些支持，但没料到，这反让她浅尝了一次“背叛”。在传出疫苗通行证将降至5岁时，April开始留意其他家长的想法。当时，不少人都在群里说孩子太小了，不会让他们打针。但结果到学校出活动时，她才发现原来只剩下自己的小孩子没有打针。

有家长解释说，不打针就无法接送小孩子；也有人说打完针后月经经期不准，“每次好似血崩一样”。April很不解，她觉得所有事情都有选择：家庭主妇照样可以买菜、接放学可以在门口等，“那还有什么‘被迫’呢？”

不过，在所有的恨发泄完后，情绪都会转化成内疚回到自己身上，“明明这些事情是正常一个五岁小朋友可以做的，他究竟做错了什么？”

除了生孩子，“我已经没吃西药很多年了，我唔buy（不卖帐）。”Rachel说。

今年45岁的Rachel，从小是个“药煲”——妇科病、肠胃病、鼻腔问题五花八门，“工作的时候，基本上每个月都要看医生。”不过这些年的看病经验，让她觉得西医帮不了她。所以尽管疫苗面世两年，她从没想过要接种。

大约7、8年前，她开始接触身心灵界别，学会聆听自己的身体，自此她相信自然疗法，不信西医。她说，“每个人都有免疫能力。我觉得自己作息饮食健康，会用到自然方法帮到自己保持身体健康。”

即便在通行证实施后，Rachel觉得自己的日常生活没有受到很大影响——因为疫情，本已很少再跟朋友聚会；她长年吃素，很习惯自己在家备餐。

但她的担忧并不是来自自己。她有2名女儿，大女儿今年16岁，“她就有影响了，因为要社交。”

在没打疫苗情况下，女儿无法跟同学聚会。不过Rachel也记起，女儿小时候曾经打过儿童疫苗，不久之后全身开始长满湿疹，皮肤是烂的，“出水出脓、流黄水、是很恐怖的。”她觉得，“就算科兴（反应）是弱一点，也真的不要搏（不要冒险）”。

4月时，Rachel带女儿看医生，诉说过情况，最后医生开出为期半年的免针纸。然而免针纸在10月到期，这名医生同月也遭警方拘捕。



2021年11月7日，西九文化区外的海旁，小朋友正在放风筝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出现问题的人，谁来正视？

相反，施先生相信疫苗有帮助，“这都是科学研究出来的东西。”不过，他的顾虑同样来自身体。

3年前，他做过俗称“通波仔”的血管造形手术，术后指数一直正常稳定。而在疫苗推出之后，施先生考虑到疫苗仍算是研发的新阶段，也害怕刺激到心脏，一直未有接种。直到通行证成为必须以后，“不打的话我不能开门做生意，儿子上学也照顾不到。”他说，“我没有办法。”

今年年初，施先生打了第一针科兴疫苗。不过在接种后的第一天，他起床时突然半身麻痺，“没有知觉一样”，但由于情况维持不久，他没放在心上。只是到接种第二剂后，情况就严重得多。

第二晚，施先生突然心口作痛，“心跳快得像要在胸口爆出来一样”，太太见状马上载他去医院。但过程中，施先生身体开始变冰冷，四肢无力，最后晕倒了。醒来之后，医生说，“我们有理由怀疑你心脏出了问题。”但医生也立马向施太太补充：“一定不关疫苗的事，他做过心脏手术，有机会是他自己的问题”。

端传媒向家庭医生林永和了解有关疫苗副作用的情况。林永和曾向病人施打共9000多剂疫苗，他表示有人在接种后出现如过敏等反应，但指出没有人出现严重到要向当局呈报的问题。

目前，病人如在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，如面瘫、血栓等，可经医生把情况呈报至“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”，由委员会医生断定副作用与疫苗的关联。

据疫苗接种监测资料，截至11月16日，卫生署共接获8032宗异常事件报告，占疫苗接种总剂量的0.04%，当中有120宗曾经在离世前14日内接种过疫苗，但委员会总结，仅一宗个案未能确立与疫苗接种有因果关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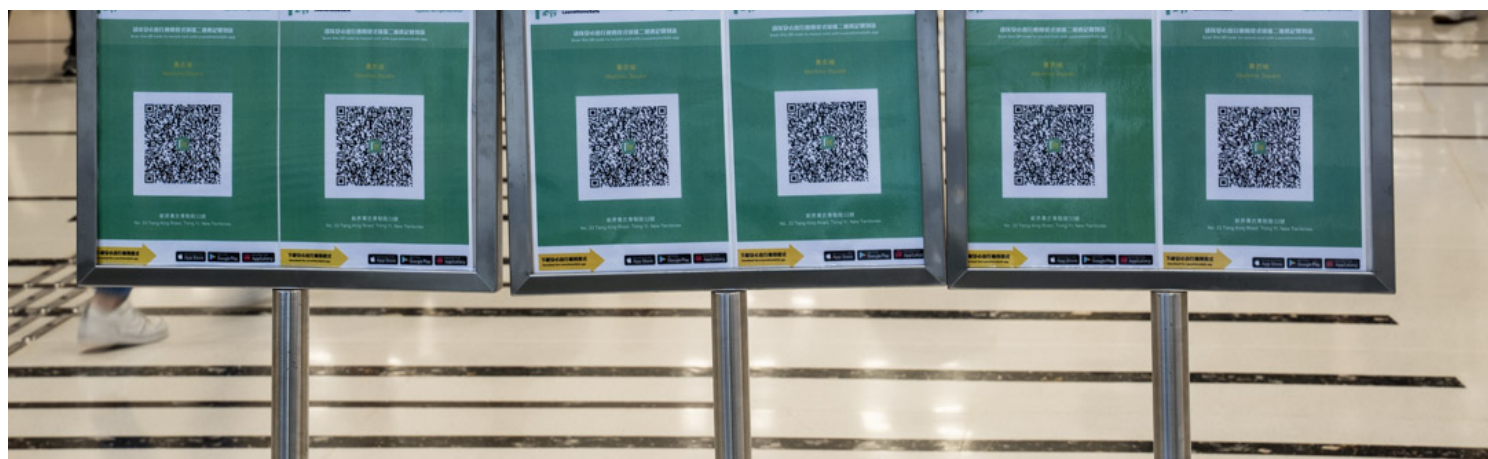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林志釉对委员会的做法有所保留。他认为委员会医生或因利益冲突，难以作出最符合病人情况的判断。“就好像保险公司自设医生，然后拒绝你（的索偿），你也会觉得不公平”。

施先生曾把情况向相熟的专科医生反映，医生看完心脏数据后，说几乎可以肯定当晚发生的是心肌缺血。但根据政府指引，这样的数据还是无法达到开出免针纸的条件。医生只能建议他，“不要再打（第三针）。”

半条腿踏进过鬼门关，施先生要面对漫长的康复之路。在事件发生后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他仍不时头晕、气促，覆诊次数需由每半年改到每半个星期一次。本身是中医的外父见他出现状况，把自己珍藏的人参都拿出来，让他“足足喝了四个月，日日喝。”

他没有后悔接种疫苗。“我对比过两种技术，科兴是旧的灭活技术，我觉得安全才打。”但他对政府的安排感到气愤，“你说疫苗无问题，那是不是100%没有问题？而（接种后）出现问题的那些人，你是否应该去正视一下？你救那班要救（确诊）的人，那谁来救我们这群真的出现问题的人呢？”





2022年2月26日，青衣城商场的安心出行二维码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无止境的服从训练

“扫这个！（安心出行）”邮局门口的保安一把喝住Alvin，着他扫贴在墙上的安心出行二维码。原本打算收信的Alvin看了看保安，一声不吭，始终没有进去。

他没有打针、没有疫苗通行证，不能堂食、也不能到室内场所。结果，记者寻找地点与他相约做访问，变成一项挑战。记者与Alvin在商场外会合后，只能走到附近公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。

现年30岁的Alvin原本在酒吧做调酒师。今年1月，香港爆发第五波疫情，政府宣布禁止晚市堂食后，所有酒吧都一片死寂，“那段时间都没了工作，咁臭（在家里发霉）。”

等到复业以后，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，员工和顾客均需至少打过一剂疫苗才可进入。当时的老板跟他说，“政府要求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”Alvin自言经历过沙士，见过风浪，加上自己从没有接种疫苗的习惯，觉得没有打针的必要。于是，在大限最后一天，他离开了工作9年的行业。

离职后，Alvin试过找同类型的工作，但发现无一不要求接种疫苗。他感到，“我回不去了。”

前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前会长马仲仪在去年接受端传媒访问时，曾预计全港市民有6成接种率便能达到群体免疫。但随着病毒传播力增强，多名政府专家改口表示要提高至7成，而政府更不断调低疫苗接种年龄，到现在更要求“全民接种”——Alvin开始意识到，这是一个无止境的服从训练，他对政府的索求愈发反感。

Alvin转到车房工作，图那边性质自由、不用打针。他说不想被政府“揸到尽（迫到绝路）”，“这是我个人选择来的，你不能剥夺我”。

政府说的复常，是香港人的复常吗？

Rachel自言是个敏感的人，城市里的能量很容易影响到她的身心。在情绪最绷紧的那段时间，她几乎晚上都睡不着，每天看着疫情新闻不断播送，好些时候会生气得对着电视机一直骂。

后来每天早上，她敲颂钵、弹单元琴，到天台晒太阳禅修内观，“观到情绪的根源，其实就很快缓解得到。”她想把方法分享给其他人。11月初，Rachel办了一场声疗情绪工作坊，活动结束后，她留下一些时间，让大家诉说自身的困境。

她感到，大家本可以互相围炉的社交圈子，如今正因为打针的问题而分化。“有时真的是当权者的……我觉得是执迷。”她尝试找出合适的用词。“你见别人外国都已经放宽了、已经风土化，为什么香港依然要执迷去继续坚持（清零）？”“有些人，真的是在委屈求存。”



2022年11月2日，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“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”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目前，香港最新检疫安排已放宽至“0+3”——入境者只需3日居家隔离。11月初，特首李家超曾多次表示，香港举办国际大型活动，证明“已经逐步复常”。然而本地的防疫措施，仍未见松绑。

“其实在全世界接种疫苗（率）来讲，是只有香港是最不遗余力的……（不打针）包括失去工作、失去进入某处所的方便跟权利。”林志釉说。

但让他抱有疑问的，是政府在各方面体现的双重标准。“（香港人）结婚只能够在拍照时脱口罩，但三日‘七榄’，喝东西吃东西、揽头揽颈（抱头攀肩），那是怎么样的对比呢？”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于11月4日开赛，总会估计，3日赛事合共超过6.5万人次入场。

他反问，现时香港疫苗通行证实行了大半年，每天确诊个案仍维持5000宗以上，“现在面对的措施（疫苗通行证）又达到了什么效果？”林志釉说，“这很值得去思考。”

Shirley最后也在2月确诊。“我当时足足病了21日，首两星期发烧一直维持烧到39度，烧到有幻觉。”患上银屑病的她，头皮掉皮的面积再延展到手掌般大小，严重时会长脓出水。

她康复以后，身体状况大不如前，“好像金鱼记忆，这头刚说的那边又忘了；整个人长期处于好累的状态，可能到了晚上9点，人就像没电一样，要马上睡觉。”在8月底，她找到一位医生替她开出免针纸，限期到明年2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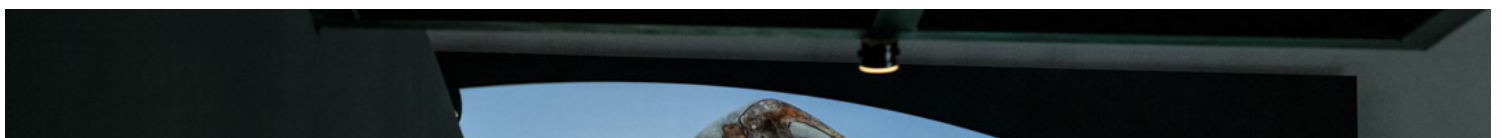
但Shirley的烦恼，现在就开始了一——一想到明年，“我不知道我应该休学还是继续读下去，”她看不到限制的终点，“可能一年两年三年？但读下去的话又要打针，我不知道自己身体应不应付得到。”她已经很泄气。如果真的没办法，最后还是会考虑先打第一针。

在Alvin看来，香港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复常还有很远。不过他选择不问、不去想：“不抱任何希望，那我就不会失望。”

在未见放松的本地防疫措施下，每个选择不打针的人都承受着几近相同的压力。Alvin觉得，考验的正是众人的心态——“你说不能去餐厅，那我就外卖啰，找个不闷热、没有蚊子的地方吃，自己想办法去调整自己。”

“你自己要有信念，你觉得甚么是真、甚么是对，然后就去做。”Alvin坚定地说。

在稿件刊出前一天，港府表示经审视最新疫情走势，决定继续延长社交距离措施，至三星期后的12月14日。





2022年10月5日，香港科学馆内参观的市民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（尊重受访者意愿，文中April、阿然、Rachel、施先生均为化名。）